

品中，细密的圆点和网格铺满整张画布，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，仿佛要一直向画布外延伸。创作时她先在画布上铺出静态基底，再一层层叠加肌理，每一层都要耗费很长时间，等白色颜料干透后再添新一层，最终堆出“无限延伸”的实体质感。画面柔软而有韧性，看似没有重心，却吸引人驻足品味其中的微妙变化。这种手法其实可以追溯到她的少年时代——“我会在四开白纸上用墨汁画细碎的斑点，用钢笔描出细胞一样的排列……”，最终成就了“刻板性重复”的境界。靠着《无限的网》，她在男性主导的纽约艺术圈闯出了名声。那些铺满画面的细密圆点、网纹、软雕塑和镜面装置，不只是形式上的探索——它们是草间童年真实目睹的幻象，既是深刻的视觉印记，也是她的精神救赎。通过不断复制和蔓延，她试图从自身的位置出发，丈量宇宙的无垠。

对抗恐惧的终极哲学

草间弥生对抗恐惧的方法，最终凝练为一套完整的哲学——“自我消融”。这套理念主张，人应当褪去个体形态的边界、打破固化的自我认知，与自然和环境融为一体，方能抵达“无限”的宇宙。这一理念直接源自她童年最骇人的一次幻觉：她曾对着红色桌布上的花纹出神，发现同样的纹路从天花板到墙



2017年3月1日，在美国华盛顿希尔斯霍恩艺术馆拍摄的草间弥生作品“无限镜屋”。

壁、从自己的身体到整个宇宙，无处不在——“全宇宙都被花填满了，我也就消融了自我。”

这本该是毁灭性的体验，却被她提炼升华为一种世界观：自我消融不是要抹掉自身，而是教人放下固化的自我，融入更广阔的天地——在这种交融中，人会意识到万物相连、彼此平等，进而获得近乎重生的平静。在她看来，个体自我本就是虚妄的，无限宇宙才是真实的。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，她将“自我消融”解释为“消解个体与环境的界限”。她认为战争源于隔阂，而“自我消融”恰恰是拆除隔阂的路径——“彼此交融的人，怎么还会打仗、互相残杀呢？”这一理念贯穿了她整个艺术生涯。

1965年，草间弥生创作了第一件“无限镜屋”沉浸式装置作品。

四周的镜子将屋内景象反射向无限远处，观众走进去，便会和满地的白底红色波点雕塑一起，融入这个不断被复制、扩散、延展的空间。将圆点铺满整个房间，让身体与自我消融在无限空间之中，是她进一步克服圆点恐惧的方式。后来的镜屋版本加入了灯光设计，光点经镜子反复反射，制造出无边无垠的空间错觉，踏入其中的观众仿佛置身宇宙，彻底沉浸。这种创作不仅疗愈了她自己，也让无数走进这片波点宇宙的人，短暂体会到“自我消融”的状态——忘掉个体自我，恍然与万物融为一体。
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草间追求自我消融的同时，她的艺术符号却格外醒目。那些艳丽的波点在森林里格外突出——她一心要消融自己，却缔造了艺术史上最不容易被混淆